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1

第二部 109

附 录 232

阅读训练题 232

参考答案 238



GANGTIESHI
ZENYANGLIANCHENGDE

第二部

1

午夜。月光如水，照着窗台，也洒在床上，像给它铺上了一条淡蓝色的床单，整个房间半明半暗。在房间角落的一张写字台上，台灯的灯光温暖明亮。丽达埋头写着日记。

5月24日

已经一个半月没有提笔写日记了。

最近工作繁忙，到了深夜，我才腾出时间来。谢加尔同志明天就要离开索洛缅卡，到中央委员会工作去了，他这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论小组就要散伙了。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保尔交给了我。临别时他这样叮嘱我："丽达，你代我教他吧。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完全纠正他那种自由主义的缺点，他只知道热情而奔放地去生活，可这种不理性的性格，会使他走弯路的。丽达，您最适合做他的指导员。我祝您成功。"

骄阳似火，车站天桥的铁栏杆被烤得像火炭一般。行人们无精打采地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上天桥。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到城里去的人，多数都要经过这座桥。

在天桥的最上一层台阶上，丽达在等保尔。保尔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她穿着条格棉布的上衣、蓝色的粗布迷你裙，一件柔

软的短皮上衣披在她的肩上，晒黑了的脸衬着蓬松的头发。她的脸稍稍扬起，眯缝着眼睛。保尔第一次痴迷地看着他这位同志兼老师。“她可真美！”保尔对她竟产生了别的情愫，他马上责备自己。

“快走吧，保尔。愣在那里干什么？我们还要赶火车呢。”丽达招呼他。他飞快地走到她身边，然后他们一起往车站走去。

昨天省委会派丽达参加一个县代表大会，还委派保尔做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出发，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车次少得可怜，就算每一列火车都挤得满满的，充其量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的乘客。谁也不想留下，因为行车的时间没有准，这班赶不上，再等好几天是常有的事情。成千的旅客冲到了进出口，努力拥向那绿色的火车。

保尔和丽达费尽了力气，也挤不进站台。

保尔对这里的进出口了如指掌，他带着丽达通过行李房走进站台。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终于挤到第四号车厢跟前。车门旁边站着的肃反委员会的人员累得大汗淋漓，他反复地喊：“同志们，车上已经满员了，不要再往上挤了。”

乘客们仍然蜂拥而上，全都挥臂举着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签发的车票。每一节车厢的前面都是如此，乱成了一锅粥，人声鼎沸。

“把你的短皮上衣借给我，它比车票管用多了。”保尔说。

他穿上了丽达的皮上衣，又把手枪往兜儿里一插，故意露出一截枪柄，然后转身朝四号车厢走去。他很霸道地把旅客推开，一只手抓住了车门的把手。

“喂，同志，你太不守纪律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阻止他。

保尔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本区特勤处的。我们要检查已经上车的乘客是否都有车票。”

那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瞟了一眼他露着的手枪柄，用袖口揩了揩额上的汗，无奈地说：“随你便吧，只要你有本事挤进去。”

他用尽全身力气横冲直撞，拼命往里面挤，虽然他受了无数的谩骂，但终于挤到了车厢中间。

“你这个该死的小家伙，究竟想干什么？你踩到我的膝盖了！”一个肥婆尖叫着。

她丰满得过分，像一个二百多斤的大肉弹，将将巴巴坐在下铺的边沿上，两条胖得直颤的腿中间夹着一只油桶。所有的铺位上，都堆满了铁桶、箱子、口袋等东西。车里的空气让人窒息。

保尔不理这个肥婆的咒骂，严肃地对她说："请出示您的车票，女公民！"

"狗屁车票！"肥婆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乘务兵恶狠狠地说。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铺探下脑袋来，用破锣嗓子喊着："瓦西卡，这个臭小子真是欠揍！"

瓦西卡是一个长得像猿猴的家伙，他在保尔的上方出现了，这家伙冲着保尔直瞪眼睛："你不要欺负女人，我警告你，我们的拳头就是车票！"

从旁边的上铺伸下来四双臭脚。这些脚的主人们勾肩搭背地坐着，悠闲而又神气地嗑着瓜子。这显然是一群走南闯北的商贩。保尔没有时间和他们纠缠，把丽达弄上车来才是重要的事情。

"这个木头箱子是谁的？"保尔指着窗户旁边，问一个年迈的铁路工人。

"呃，就是那个女人的。"老工人指着两条套着褐色长袜的大象腿回答。

这口箱子很碍事儿，保尔把箱子拎起来，递给它的主人："请您先拿一会儿，公民，我要开窗户。"

"您怎么乱碰别人的家什？"当他把箱子搁在她腿上的时候，那个塌鼻子的肥婆大叫着。

"莫季卡，这臭小子越来越过火了！"她向旁边的男人救助。于是那个男人就从上铺用脚踢了保尔的后背一下，说："喂，赶快滚开，你这个泼皮，要不，我整死你。"

保尔咬着嘴唇忍受着疼痛和谩骂，打开了窗户。

丽达一直在车窗外面焦急地等候着，她赶紧把旅行袋递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肥婆腿上一扔，马上把上半身探出去，抓住丽达的手，把她拉进车厢。这帮奸商开始起哄了，搞得丽达很尴尬。车厢里太挤了，她只好把着上铺的把手，站在下铺的边儿上。周围一片聒噪

声。上铺那个破锣嗓子咆哮起来："瞧这个不要脸的家伙，他自己混进来还不算完，把一个妓女也拖进来了！"

又有什么人在说："莫季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周围是一帮流氓地痞。保尔想，总得想办法给丽达找个舒服点的地方。于是他向那个叫做莫季卡的人说："公民，请你把搁在过道口东西挪开，有的同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那家伙骂道："滚你妈的！"保尔气坏了，冲那个流氓说："混蛋，想打仗吗？"上铺马上有人在他头上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颜色看看！"有人像疯乱似的乱叫着。

"可恶的奸商，你们欺人太甚了！"他一跃而起，两手一撑就蹿到了中铺座位上，举起拳头，朝着莫季卡的狗脸使劲打去。这个家伙一下就栽倒下去，掉到过道上了。

接着他又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家伙，大声喊道："你们这些坏蛋，赶快滚下来，要不然，我就毙了你们。"

丽达在密切地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她已经扣住手枪的扳机，要是保尔有什么危险，她随时都会开枪。上铺的人都被赶了下来。那群贼眉鼠眼的家伙连忙逃到隔壁的车厢去了。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刚刚腾出来的空座位上，对她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找那帮家伙算账。"丽达连忙阻止他说："不要再和他们打架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跳到站台上。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到了他的老上级的办公室里。老上级听了保尔反映的情况，马上下令叫四号车厢上的乘客都下来，检查所有人的车票。

检查队由十个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保尔同他们一道，把车厢彻底检查了一遍。扛着口袋的非法商贩都被赶下了车，现在车厢里完全换了一批新的乘客——出差的干部和苏维埃战士。

丽达坐在最下一层的一个角落，她旁边堆满了成捆的报纸。"这样已经不错了。"丽达满意地说。

丽达和保尔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和苹果，一边高兴地谈着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插曲。

火车“咣啷咣啷”地前行，它年久失修，又严重超载，车轮每到铁轨接头的地方，车身就剧烈地震动。渐渐地，夜幕掩住了敞开的窗户，车厢里黑魆魆的。

丽达困了，枕着旅行袋很快睡着了。保尔坐在座位的边儿上，晃动着两腿抽烟。其实他也困了，但是不好意思挨着她躺下。车厢的震动把丽达从梦中惊醒，她拍了拍保尔的肩膀说：“柯察金同志，请您丢掉资产阶级般的客套吧，您休息吧！”于是保尔就挨着她躺了下来。

“我们明天的工作一定很繁忙。快睡吧，你这好斗的家伙。”她亲热地搂住他，她的发丝打在他的脸上。

在保尔心中，她是他的同志、朋友和老师。但是她究竟还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她身体的温度使他燥热。他听着她那均匀的呼吸，很想吻她，然而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把那不该有的想法克服了。

丽达猜到了保尔在想什么，所以她露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微笑。她早已体味过爱情的幸福和失去爱人的痛苦。她曾经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两个布尔什维克，而这两个人都牺牲了。一个是英俊潇洒的旅长，一个是谢廖沙，那个长着明亮蓝眼睛的大男孩。如果保尔知道丽达是他最好的朋友谢廖沙的初恋女友，一定会欷歔感慨！

保尔实在太疲惫了，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汽笛声把车厢里的人叫醒了，火车进站了，丽达和保尔拎着旅行袋匆匆地赶往会场。

晚上，丽达在自己的房间里，又打开了日记本：

8月1日

省代表大会闭幕了。很多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大会去了。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的通知。自从杜巴瓦被派到佩切尔斯基区共青团担任书记以后，他就不再跟我学习了。保尔倒还打算继续学，但是，我和他都忙，总是凑不到一起。扎尔基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工作人员过来。他说，他那里也非常缺人手。

8月23日

今天我经过走廊，看见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一个陌生人。保尔对他们说："那边都是一些十足的坏蛋，应该统统枪毙。"接着我又听到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潘克拉托夫先看到了我，他用胳膊肘碰了保尔一下。保尔转过脸，发现是我，脸都白了。他甚至都不敢和我对视，就赶紧走开了。这样一来，他也许好久不会来上课了，因为他知道，我最讨厌说脏话的人。

8月27日

今天举行了一次党委会的内部会议。情势越来越严重了。阿基姆从县里来了。他很沉闷。昨天运粮专车又被残余匪帮破坏出了轨。我总是记得这样琐碎。我在等着保尔，今天见到他了，他告诉我他正在和扎尔基筹备一个青年共产社团。

一天中午，丽达打电话给保尔，约他晚上到她那里去讨论上次没讨论完的话题：巴黎共产社团失败的原因。

晚上，丽达的窗子里散发出柔和的灯光，保尔飞快地奔上楼梯。他敲了几下门，还没等到应声，就径自推门进去了。

丽达的床上，躺着一个军人。桌子上放着他的手枪、行军袋和军帽。丽达坐在床边，双臂紧紧地搂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聊天……丽达把面若桃花的脸转向保尔。

看到有陌生人来，军官挪开丽达搂着他的胳膊，站了起来。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官紧握保尔的手，从容地做自我介绍。

保尔很难受，说不清是嫉妒还是什么。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袖子上那正方形的军衔标志显得格外刺眼。

丽达刚想说话，但是保尔抢着说："我来是要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得去卸木材，不能和你讨论了。刚好你要招待客人。那我就不打扰了。"

还没等丽达解释，他就转身冲出了房间，脚步渐远了。楼道的大门"砰"地关上了。

在天桥的下面，一辆火车正“呼哧呼哧”地冒着浓烟。

保尔倚着天桥的栏杆，自言自语：“柯察金同志，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您一发觉丽达有男朋友，就如此的失魂落魄呢？您不是一向把她当做革命同志吗？”他自嘲地问自己：“假如他不是她的男朋友呢？而是她的哥哥或叔叔呢？如果那样，你就是太蠢了……”

火车的鸣叫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拖着长长的影子抑郁地走着。

在索洛缅卡，由五名同志组成了一个小型的青年共产社团。他们是扎尔基、保尔、活泼的金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调车场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以及铁路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斯焦帕·阿尔丘欣。

他们的社团只有一个房间，收拾得整齐干净。在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海报和一幅崭新的地图。

他们在两面窗户中间钉了一个隔板，做书架用。又把木箱改成了凳子，在房间正中间，摆着一张宽大的台球桌，呢子面已经拆去了，这巨大的家伙白天是办公桌，晚上便成了克拉维切克的床。

此外，他们又分别把自己的家什全搬了进来。克拉维切克具有会计的头脑，他开了一张共产社团资产的明细单。共产社团里的一切物件都是公共财产了，工资、口粮和任何其他财物，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只有各人的枪支还是私产。共产社团成员一致决定：任何同志如果不遵守共产社团关于取消私有制的规定，或是有欺瞒行为，都将立即毫不留情地开除。

很多青年都参加了共产社团的成立典礼。他们借来了一套茶具，又把共产社团所有的糖精都用来泡茶。喝过茶之后，大家唱起了歌：

茫茫世界被血泪染透，
我们的生命受尽奴役熬煎。
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的歌声，唱响世界，
我们的旗帜在全球飘扬，
它飘扬，璀璨而辉煌，

那是我们的热血在沸腾闪光……

直到深夜大家还没尽兴，歌声似乎还在耳边萦绕。

一天，丽达又打电话到团区委书记办公室找保尔。他握着话筒，那边传来丽达的声音："今天晚上我有时间，你来吧。我哥哥已经走了，我和他都有两年没有见面了，那天他路过这里，顺便来探望我。"

"天啊，果然是哥哥！"保尔一震，不知是喜还是忧。

丽达在电话那头说："你怎么啦？回答我！"

"呃！好的，常委会一结束我就去。"他挂断了电话。

他注视着她的眼睛，紧紧地抓住那橡木写字台的边沿说："我想，以后我可能不能再到你这儿来学习了。"

他的话出乎她的意料，丽达那浓密的睫毛颤了一下："为什么啊？"

"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我是没有办法才把我的学习推到以后了……"他续续决然地说下去，"另外，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其实我根本听不懂您的课，我很笨。你还是另外找一个聪明的学生吧。"他避开她凌厉而忧伤的目光。他狠心以后不来了，是为了不可表示的"爱情"。他怕自己爱上丽达，现在的情势，只有革命才最重要。

他站起来，把帽子戴上："丽达同志，再见了！我让您失望了。"

丽达木然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这样冷淡，使她很诧异："保尔，我不会生你的气。是我不配教你和做你的朋友……"

保尔的心情复杂极了，他轻轻地打开门，离开了这里。

铁路支线上堆积的坏车厢和停滞的火车越来越多。狂风卷着木屑在空旷的木材厂上打转。

奥尔利克匪帮白天躲藏在附近的村子里或是树林里的大养蜂场。晚上他们就爬到铁路沿线上破坏铁轨。

火车时常出轨。车身摔得七零八落，把酣睡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珍贵的粮食和泥土、血液混杂在一起。

这个匪帮狡猾而恶毒，他们四处安排自己的耳目。奸细们在神父的房子里和富农华贵的庄园里偷窥着镇里苏维埃的白色小房子。子弹、鲜肉和葡萄酒，都是从同一条路线运输出去的，各种要命的情报，也秘密地传给小匪头，再经过他们的联络网上报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苏维埃军队几次围剿他们，都徒劳而返。他们分成许多小队，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全部抓住很有难度。他们白天扮成老实的农民，从他们面前经过的苏维埃骑兵巡逻队都不可能对他们产生怀疑。

亚历山大·普兹列夫斯基带领着队伍，夜以继日地在三个县里剿匪，只要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就顽强地追捕，给了匪帮以沉重的打击。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匪帮不得不从两个县里撤退，他们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城市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变化。五个市场全都是人头攒动，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奸商横行，专骗老实的外地人。到了晚上，市场空无一人，那一排排黑乎乎的货架和那些狭促的胡同，看上去阴森恐怖。

夜里，就是胆大包天的人也不敢走进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枪声像锤子敲洋铁板似的响一下，就有人死掉了。等到附近值岗的民警赶到现场，只剩下横躺着的无助的尸体，杀人的匪徒早就逃之夭夭了。而市场区所有的居民都被惊醒了，再也无法安然入睡。

被苏维埃军队赶进波兰境内的彼得留拉残余部队，现在跟住在华沙的外国使节们狼狈为奸，他们成立了一支突击队，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暴动。

在谢佩托夫卡，他们也设了中央暴动委员会下属的组织，一共47人，其中大半是以前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当地的肃反委员会过于信任他们，才放虎归山。

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是瓦西里神父、文尼克少尉，再加上一个叫库齐缅科的彼得留拉军官，神父的两个女儿、文尼克的家人和一个潜伏在执行委员会内部做奸细的萨莫蒂尼亚，都给反苏维埃组织搞情报工作。

他们计划在暴动的那天夜里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释放所有的匪徒，并争取占领车站。

在一个大城市里，波兰的军官们正在秘密地进行集合；而各匪帮也都移到本城郊区的树林里去。从这里，通过他们的特别情报处与罗马尼亚以及彼得留拉本人保持联络。

反苏维埃组织的暴动计划，有五个布尔什维克知道详情，朱赫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军区特勤部已经连续工作了六天六夜。他明白，现在不能打草惊蛇。唯有准确的作战计划和稳定的军心，才能使苏维埃军队在这场决战中获胜。

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敌人已经决定了：明天晚上暴动。

而布尔什维克抢先了一步。他们的决定是："不，就在今天晚上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晚上，一列装甲火车悄悄地驶出调车场，调车场的大门又轻轻关上了。

直通电报线路忙碌地传递着密码，凡是电报传到的地方，共和国的卫士们都精神百倍，立刻动手捣毁匪窝。

在总务主任的办公桌上架着一挺马克沁机关枪，机枪手正忙着检查它。各条走廊上，密布着警卫，他们是由城里调来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全都默默地等待着。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省党委会的紧急会议就要结束幕了。

人们尽量压低了声音说话。区委书记扎尔基在办公室里遇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海洛。丽达全副武装。

"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吗?"扎尔基问丽达。

"要进行紧急集合演习，伊凡。我们立刻要到你们区里去。所有

的团员在开完支部会后都直接到步兵学校去。最重要的是设法使我们的行动神不知鬼不觉。”丽达告诉扎尔基。

步兵学校周围茂密的树林里寂静得骇人。

在树林正中间的白色高墙里面就是苏维埃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了。夜深了。从外面望去，这里安静极了，好像是人们都休息了，一点灯光都没有。其实，由铁路工人区各处到学校集合的人都清楚，既然有了夜间紧急集合令，学校里的人就不会休息。青年们都是在开完支部会后就直接到这儿来的。他们有的是独行，有的是两个人搭伴，但每组不会超过三个人。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揣着共产党或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证件。只有出示这个证件，才能进入步兵学校的铁门。

大厅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屋里灯火通明，窗户都拉上了帆布窗帘，一点儿光线都透不出去。被召集到这里来的布尔什维克大多数没察觉出会有一场真正的战斗，以为不过是演习一下，用以考验特勤部队的纪律罢了。但是那些在战场上厮杀过的兵士，刚一跨进学校大门，就感觉到了凝重的气氛。

“德米特里，我感到我们真的要跟敌人拼一场了！”保尔走到杜巴瓦跟前，低声说。杜巴瓦正和一个女孩并肩坐在窗台上。

杜巴瓦拍了拍保尔的肩膀，说：“是害怕了吗？胆小鬼！没有关系，我们会教你们怎样打仗的！”接着，杜巴瓦给保尔介绍那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是宣传站的主任。”

大厅里一阵骚动。中队长米海洛·什科连科站到椅子上，命令道：“第一中队的队员就地集合！快！同志们，快！”

朱赫来、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阿基姆一起走进来。省执行委员主席站在大厅中间，举起一只手，说道：“同志们，安静。我们要大家在这里集合，是有着艰巨的任务。你们听好了，波兰军计划明天晚上在全乌克兰各个城市，爆发反苏维埃的大暴动。很多波兰军官已经混进本城，各匪帮也在城市周围布好了阵。他们的奸细甚至混到了我们的装甲车营里，做了驾驶员。但这个阴谋已经被肃反委员会得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号召广大的党员和团员组织武装起来，和有战斗经验

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支部队是由肃反委员会成员以及军校学员组成的。先头部队已经开拔了。同志们，现在轮到你们了，英勇出发吧，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政权而战斗。请听好了，朱赫来同志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我想现在不需要描述事态的严重性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今晚去消灭他们，把阴谋扼杀在摇篮中。”

一刻钟后，大家已经武装起来，在军校的院子里整装待发。

朱赫来巡视着这友庄严的队伍。

在队伍前面二米远，站着两个束斜皮带的军人——大队长麦尼亚洛，他是来自乌拉尔的一个又高又壮的铸工；另一个是政委阿基姆。在他们左侧是第一中队的几个小队，在小队前面一米远的地方站着两个人——第一中队长米海洛、政治指导员丽达。他们的后面是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大队的300名战士。

朱赫来发出命令：“出发!”

300名战士穿过寂静的街道。

他们行进到利沃夫街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从这里开始行动。

他们悄悄地包围了整个地段，把司令部设在一家商铺的台阶上。

一辆吉普车从市中心沿着利沃夫街驶来，在司令部的旁边停下。

司机小李特克载来的是本城的卫戍司令，也就是他的父亲。司令从车上下来，汽车又飞快地向德米特里大街驶去。现在小李特克的飞车技术派上了用场。他不用担心因为疯狂的急转弯而被禁闭两天了。

一眨眼的工夫，小李特克就把朱赫来从城市的这一端送到另一端。朱赫来赞许地说：“小李特克，要是像这样的速度，又不出事故，明天你就可以得到一只金表。”

小李特克很惊喜：“我还以为，因为这样的速度会罚我十天禁闭呢……”

战士们先端了集结了一批阴谋分子的总巢，将抓捕的俘虏和搜查到的重要文件都送到了特勤部。

野蛮街胡同11号，藏匿着一个名叫秋贝特的家伙，他是条大鱼。

企图在波多尔区暴动的波兰军官团的名单就藏在他那里。

老李特克亲自来逮捕这个家伙。那房子有几扇窗户朝着花园，花园的高墙外是以前的女修道院。他们扑了个空，据邻居说，这一整天都没看到他。老李特克下令搜查，战士们搜到了一箱手榴弹、一些名单和地址。老李特克又下令埋伏，自己则坐在写字台旁边，检查搜到的文件。

军校的一个青年学生在花园里站岗。在他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见那扇透着灯光的窗户，但距离并不近。他孤零零地站在角落里，有一些害怕。他的责任是监视那堵高墙。在黑暗里，灌木丛像夜的魍魉，他用枪尖向周围探了探，却没发现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派到这儿来呢？那道高墙太高了，不会有谁有本事翻进来。”那个学员心想，然后他径自离开了墙角，在窗前站了一会儿。老李特克正匆忙地整理文件，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候，一个晃动的人影在墙头上出现了，接着他像猴子一样敏捷地从墙头攀上大树，溜到了院子里。他悄悄逼近了那个青年学生，然后用短剑从他脖子后头刺进去。青年学生倒下去了。

一声枪响，惊动了所有包围的兵士，六个人飞快地向花园里的这所房子赶来。

老李特克已经牺牲了。他坐在写字台旁的靠椅上，鲜血淋漓地趴在写字台上。窗户的玻璃被击碎了，敌人没能把文件抢走。

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了。凶手逃到大街上，一面拼命地奔跑，一面不断地向后开枪。他还是没有逃掉，被一个苏维埃战士击中了。

连夜进行逐户搜查。没有报户口的、身份可疑的和私藏武器的人有几百个，他们都被押到肃反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审讯。

在一些地方，阴谋分子还在做垂死挣扎。列别捷夫在搜查的时候被匪军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了。

索洛缅卡大队那天夜里牺牲了5名战士，而肃反委员会永远失去了共和国忠实的老布尔什维克——扬·李特克。

当天夜里，在谢佩托夫卡，瓦西里神父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其余

的同伙都被抓捕了。

波兰匪军蓄谋已久的暴动在苏维埃沉重的打击下，终于彻底瓦解了。

但是，城市又遇到了新的困难——铁路运输已经快要瘫痪了，接踵而来的就是饥饿和寒冷。

2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将近两个小时。铁路林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个秃头矮子，他说了一大堆废话，“大家知道，铁路已经被匪帮破坏得非常严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也还是不能供应比400立方米更多的木材，因为运输受阻。至于这个18万立方米的任务……那更是……”他费了一些脑筋去挑选合适的词儿，“……那更是不切实际！”他抿着小嘴，显得很委屈。

朱赫来在桌子上敲了敲烟斗，表示强烈的不满。托卡列夫摸着短胡楂说：“算了，废话说了一大筐。你的意思就是铁路林木委员会过去缺乏木材，现在缺乏木材，将来还是缺乏木材……对吗？”

秃头的矮子摊了摊手，说：“同志，不是这个意思，木材是有的，只是运输是个大问题，我正在积极地想办法……”

“可是，您究竟想到了什么办法呢？”坐在角落里的捷涅科里问。

“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可是没有运输的车辆，只能干着急……”秃头矮子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你都重复了一百遍了，”老钳工气愤地瞪着这个秃头的家伙，“怎么，占着茅坑不拉屎吗？”

秃头很生气：“对清剿反苏维埃分子的活动，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他回答得明显底气不足。

“您那里有多少人在砍伐木材？”工会主席问这个狡猾的秃头。

“大概200人。”

“这些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气愤地啐了一口。

“头等口粮都给了铁路林木委员会的人员。我们紧缩别人的粮食供给你们，可你们吃得饱饱的，就知道睡觉吗?”工会主席继续发问，“另外，前些天发来的那两车皮面粉呢? 都哪里去了?”

秃头面对这些尖锐的质问，选择了支吾搪塞，并故意把话题岔开。他虽然装作泰然自若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里却流露着不安。他本能地感觉到危机。现在他只是期盼大会赶快结束，好逃回家里去。

朱赫来写了一张便笺递给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上面写道：我认为必须进一步审查这家伙，这绝不是简单的没有能力的问题。我已经弄到了一些关于他的材料……咱们不要再和他浪费时间了。”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看完后，对朱赫来点了点头。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决定：鉴于铁路林木委员会领导故意怠工，即刻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移交侦查机关审查。

秃头赶忙说：“我是一个非党的专家，你们有权利不相信我。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些工作，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没有人搭理他，秃头尴尬地走出房间。

省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有13个工作人员围着大桌子紧张而热烈地讨论着。

朱赫来指着地图说：“你们看，这是博雅尔卡站，伐木场离这儿有七俄里的距离。这里积压着21万立方米的木材运不出去。一大队工人做了8个月，付出了辛苦的劳动，结果铁路和本城还是得不到燃料，伐木场设得太远了，就是动用五千辆马车把这些木材运到博雅尔卡站，至少也需要一个月工夫。再说，最近不太平，奥尔利克带着他的匪帮又时常在附近捣乱。你们瞧，伐木厂应当设在车站附近，这样便于运输。但是那些混蛋却在森林深处砍伐。这有可能是一场有组织的阴谋!”

朱赫来结实的拳头沉重地砸在地图上。

冬天就要来了，医院、学校、机关以及广大的居民，都将受到严寒的威胁，而车站上，火车每周只能开一次，这样会造成严重的旅客滞留问题。

大家都陷入了深思。

“同志们，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三个月的时间，从博雅尔卡站筑一条通往伐木场的小火车道。这件事情我已经琢磨一周了，完成它是有可能性的。”朱赫来说完干咳了几声，“这个工程需要350名工人和两名工程师。只是博雅尔卡站没有像样的住处，当地只有一座已经废弃的林业学校。工人们应该分成两组，每两周换一次班，时间太长，身体会吃不消的。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派去，你看行吗?”朱赫来不等他回答，又继续激动地说下去：“共青团要把广大团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索洛缅卡区的团员以及城里的一部分团员应该起到带头作用。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伟大的使命。全城和铁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拯救。”

铁路管理局局长摇了摇头，“这恐怕不成。现在秋雨连绵，很快就要上冻了，想在那个荒凉的地方铺一条七俄里的铁路，简直是天方夜谭。”

朱赫来根本不理会他，坚决地说：“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责任在你，忽视了伐木工作。这一条支线咱们修定了。大家不能抱着肩膀，一起等着冻死。”

天空下着细雨，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装到火车上去了。

丽达紧紧握着托卡列夫粗糙的手，柔和而坚定地对他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亲切地看了看她，“谢谢你的祝福。”他接着叮嘱，“不过，你们在这里可要看好那帮家伙！他们要是磨磨蹭蹭的，你们可要马上督办。要知道，这些无赖，都是官样文件上的寄生虫！好啦，姑娘，我该上车了。”

老人紧紧地裹起他的短外套。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丽达问他：“怎么没看到柯察金?”

“他昨天就和技术指导员坐轧道车去那儿了，他们要在我们抵达前做好准备。”

托卡列夫对丽达说：“保尔常常在我面前称赞你，说你是个难得